

2026年实践社会科学研修班感想

刘怡玢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这门课程对我来说非常及时。课程强调从实践出发，而非从理论出发，这促使我反思当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让我重新审视自身的学科经历如何塑造了我的研究方法。

我对经济史最开始的兴趣源于一种焦虑：我担心我们这一代人会不会重蹈日本‘平成一代’的覆辙，成为中国失去的一代人。我想知道在中国的经济周期中，我们这一代人将处于怎样的位置？是否能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历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因此，研究生阶段我的选课几乎全部集中在历史上的经济周期、金融危机等更偏经济学的课程。然而当我试图依葫芦画瓢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却发现那些用来测量英国经济周期、定义美国金融泡沫和银行危机的研究范式很难应用在中国历史上。

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我的高等教育全部在英国完成，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几乎都来自经济学。这是一个目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学科。英国的经济史研究有很大部分类似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几乎都是由理论模型入手，然后用数据做回归分析。而这些理论，大部分是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经济学本科毕业后，我虽然持续学习和阅读金融史，却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更遑论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在英国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来理解中国历史。这导致我在进入自己的经济史研究后缺乏必要的历史视角，特别是缺乏研究中国历史的思考。而我过去很少对此加以反思。如今看来，这种反思本应更早开始。直到这次课程，我才真正开始阅读和思考这些问题，实在感到惭愧。

中国是一个从根本上和欧美不同的经济体。很多经济现象的表达和实践，就像我们在研讨班反复讨论到的，是背离的。我虽然试图从香港这样较早接触西方经济制度的地方下手，但我发现这个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仍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中国传统经济特征，呈现出中西并存、却又彼此割裂的社会面貌。对于这样的经济体，只用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这正是我们在研讨班里阅读过的，来自中国传统和西方侵略下的双重主客观、双重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更重要的是，既有的香港经济史研究往往更侧重西方社会的一面，而属于更基层、与传统经济联系更紧密的一面，则相对缺

乏资料和研究。我曾经一度陷入迷茫，我感觉这个我曾投入了热情和努力的话题好像很难产出真正的洞见。很明显，这就是从理论出发寻找经验材料的典型。

这个课程不仅帮助我反思了我的研究方法，并且启发了我的下一步研究。我理解了我真正希望我的第一篇文章作出的贡献是什么。香港作为一个中西并行的社会，放弃任何一面，呈现的都不是完整、真实的香港。我不能只停留在十九世纪香港的西方经济这一面，不能只停留在伦敦的档案馆。我应该调整研究路径，纳入更多此前被忽略的本地资料来源，构建一个更全面的香港金融体系。在课程结束后，我依据新的研究思路重新写了研究计划，令人惊喜的是，这项计划得到了经济史学会的博士生资助。希望我能够在毕业之际完成这项研究。

除了对我研究上的启发，课程的阅读对于我个人生活也很有启发。如同我在申请时提到的，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生活都在中西的交叉点。由于学科背景，我对于中国的阅读是从中西大分流开始的，这导致了我一开始就是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因为我总是感觉到“被解释”，我总是想要反驳那一条一条的“你没有”，所以我总是从比较的视角去理解中国。但很明显，照着别人的地图是找不到自己的路的。如果我总是只能通过反驳别人的观点来确认自己的位置，我就还是被困在别人的框架里。我真正应该做的是通过实际的经验材料去做有自己主体性的研究。我应该去回答“我是怎么样”，而不是只争辩“我不是怎么样”。我感觉后发国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有益于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国际秩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国际社会之间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如果说黄老师的研究关怀始于对普通人的关注，那么我的研究关怀就在于建立一个不以剥削和霸凌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希望后发国家在学术研究上拥有话语权，我希望大家可以进行真正的讨论，少一些误解和冲突，多一些理解与和平。

这次课程我受益良多。我会继续阅读课程书单和实践社会科学网站上的其他书单。非常感谢各位老师！